

奉天了。又過了幾天。這位王錄事要搬家。說是搬到他親戚家去。留下一個住址單兒。說若有事。可以找我去。趕到過了一個多月了。李老頭兒的姑娘老沒回來。老頭兒可是着了急。看了看王錄事的住址單兒。我那個人去也沒找着。又過了幾天。忽然來了一封信。打開一瞧。是他女孩兒的信。上頭寫的是。科員是假的。他已然叫這個假科員給賣在奉天花界裏了。叫他的父親。拿八百塊錢去贖他。李老頭兒一瞧。這纔明白錄事跟科員。全是假的。自己的女孩兒是叫拐子手給騙了去了。日子本來就過不了。那兒有八百塊錢去贖他女孩去。現在李老頭兒是急病了。天天兒拿着這封信哭。您說這件事情怎麼辦哪？『這有甚麼辦法。這就叫作貪便宜受害就是了。』

## 第八十四章 冬防弊病

『現在是到了屬九了。』『是是。不知不覺又混到了冬至。這不是一轉眼兒就到新年。又長了一歲了麼。』『誰說不是哪。像僭們身上穿着皮襖。屋裏弄着洋爐子。還嫌冷。您看看街上無衣無食的要飯兒的。那可怎麼活着哪。』『我聽說今年冬防救濟貧民的法子。是由交通部的捐款裏提出十萬元來。警察廳辦理粥廠棉褲棉襖的事情。還有好些個慈善家的捐款也不少哪。』『咳。您今天提起救濟貧民的冬防來。也實在可恨的很。』『怎麼。』『辦理慈善事業的人光明正大的自然是很多。可是藉着取利侵吞肥己的也是不少。你若不信聽我大概說一說。』



第一樣兒辦理賑務必要有幹事若干人。這些個幹事全都拿車馬費自十幾元至幾十元不等。甚至於位置私人拿錢不辦事。您說這類的辦法還有良心沒有。第二樣兒營汛弁兵跟背地方兒的警察查貧民戶口的時候兒以少報多從中賺錢。第三樣兒設立平糶局。本打算叫雜糧往下落價兒救濟窮人。可是有一種奸人。往米裏攪稻子。跟有不穀分量的事情。至于辦理暖廠粥廠跟棉襖棉襪等事。那更是大伸其手了。以上的三樣兒這都是官場中的毛病。還有一種社會的奸人。苦害貧民的也是可惡極了。一種人是收買官棉襖棉襪或是貧民該他的錢他就叫貧民拿官棉襖棉襪折賬的。一種人是雇人去打粥。打了粥來他喂狗。並且收買米麵各票。一種人是勾串平糶局。

他在平糶局門口兒。收買貧民所買的米。他再賣給平糶局往外賣。這麼一倒手。就可以賺好些錢。您想慈善事業裏頭有這麼些個黑幕。要打算叫貧民實惠均沾。那不是很難的事麼。」

### 第八十五章 北京之白吃團

「天是一天比一天的冷了。窮人又到了遭劫的時兒了。」「可不是麼。再過一個多月。到了極冷的時候兒。看見無衣無食的窮人實在是難受極了。可是又沒有法子去救他們。也只好閉着眼睛不瞧他們就是了。」「我想今年的慈善家一定是少不了的。雜合麵兒票兒跟棉襖棉襪票兒。或者可以多放出些個來。窮人也可以多沾點兒光罷。」您說的這話固然是不錯。可



是北京的窮人是極多極多。那兒能穀都把他們救活了哪？」  
『您要打算博施濟衆哪。那如何能成哪。可是現在兄弟還不至于無衣無食。多嚙我要列在貧民戶口裏頭。我也不等雜合麵兒票兒跟棉褲棉襖票兒。我給他一個抓吃抓喝巡警若是我把我拴了去那更好了。我更有窩窩頭吃了。』  
『您這個主意很不新鮮。現在已然有了這種人了。前門外頭各小飯館子裏頭在前些日子往往有一兩個人進去吃飯。吃完了以後沒有錢要打要罵是隨你的便。後首舖子把巡警我來了。巡警也沒有辦法舖子的人只好打了他們幾個耳刮子。也就算完了。這樣兒的事情已然出了好幾檔子了。各報紙上也常常的登在北京新聞裏頭。後來警界人物一調查這個事情。敢情是有二十

多人。組織了一個白吃團。竟吃小飯館子寔在也是叫窮給擠的。您別看這個事情彷彿是不要緊。可是慢慢兒跟北京的治安很有關係。不知道您以我這話爲然否。』

### 第八十六章 母教缺乏

『昨天我走在一個胡同兒裏。看見一個娘兒們。在那兒打孩子。打的是很利害。孩子是怪哭山嚷。大人是咬牙發狠兒。我正要過去給勸勸。沒想到大人又樂了。嘴裏直說你別哭了。回頭我給你買吃的。這種喜怒無常的辦法。我實在是不敢贊成。若是照着這麼管孩子。早晚是把孩子鬧油滑爲止了啊。』  
『您說的這話何嘗不是哪。不過中國的娘兒們。不懂得母教。生起氣



來不是打孩子就是罵孩子。孩子當真不是那還可以。若是孩子一點兒不是沒有。大人若借着孩子出氣。這不是太不對了麼。等到孩子哭的不可開交的時候兒。他又來哄他。甚麼乖了寶貝兒了你別哭了。我給你錢買糖吃去的話說個不了。他若是三天兩頭兒的這麼鬧。鬧的孩子知道挨打之後一哭就可以拿錢買糖去。從此以後他不但怕打。反倒要藉着挨打要錢去買糖吃。您想想他把孩子教育到這個程度這不就糟了麼。這沒有別的緣故。實在是缺乏母教。第一就知道養不知道教。甚至于連衛生都不知道。那更是可笑的很。第二樣兒懲罰。孩子都是隨着自己的喜怒。沒有真正的公道。那孩子那兒能佩服哪。有這樣兒的糊塗媽媽所以纔鬧到您剛纔說的

那個樣子。胡打亂罰。咬牙發狠兒。先打哭了又哄笑了的現像了。這不是管孩子簡直的是毀孩子。我不知道中國的婦女們到了多嗜纔能懂得教育哪』

### 第八十七章 家庭慘劇

『昨天我聽見北新橋北邊兒觀音寺胡同。出了一個新聞。是大伯子大姑子。把兄弟媳婦兒給揉搓死了。鬧的麻煩可大極了。』『這種黑暗的事情。北京是常有的。可不知道這虐待的情形。是怎麼樣。結果是如何哪。』『虐待的情形。自然是很利害。可是最奇怪的。沒聽見說過大伯子也加入這個戰團的。差不多的。都是大姑子小姑子跟婆婆做這種缺德的事情。』『是啊。這



家兒的大伯子。也要揉搓小嬸兒。這實在是新聞中的新聞了。『據我聽說這一家子全都可以。獨單這個大伯子跟大姑子。是更了不得的。已死的這個媳婦兒。渾身上下全都是傷。簡直的說罷。沒有兩天。不挨打的。只要是挨打。就是他的大伯子大姑子。起頭兒真稱得起是雞蛋裏找骨頭。慘忍極了。大伯子往小嬸兒屋裏藏飯。硬說小嬸偷嘴。大姑子往兄弟媳婦兒被窩兒裏潑水。硬說兄弟媳婦兒尿炕。諸如此類。沒法兒細說。這個媳婦兒因爲受不了了。這纔上吊死了。這一死不要緊。亂子可就出來了。娘家是要打官司。婆婆家是願意說和。出來了好些個說和人兒纔給他們了結了。使多少錢的棺材。念多少棚的經。用多少人的槓。那是不必細說。反正錢是少不了的。最難過

的是大伯子打旛兒。大姑子摔盆兒。這不是真把人領磔死了麼？』領磔是領磔。可是總比有期徒刑好受啊。再一說誰教他那麼揉搓人家的姑娘來着哪？』出殯的這一天。瞧熱鬧兒的人。把北新橋兒大街都給跔滿了。倒不是去瞧殯。是看打旛兒。摔盆兒去了。哎呀。好領磔好領磔。』在前十幾年的時候兒。齊化門外頭也有這麼一件事。那是婆婆跟大姑子小姑子。把兒媳婦兒給揉搓的浸水缸了。那個事情的結果跟這個也差不多。就是多兩個紙糊的水缸。娘家因爲自己的女孩兒是浸水缸死的。所以叫大姑子摔完了盆兒。還得跟他的妹妹在棺材前頭舉着紙糊的水缸。還有一樣兒錦上添花的事情。是婆婆坐白車送殯。外代抱罐兒。還得真哭。』啊這個更損。惜乎我那



陣兒沒在北京。沒看見這個熱鬧兒』『依我說這種家庭慘劇的熱鬧兒。可以不瞧。這正是中國一種無家庭教育的表示。纔鬧出這種慘無人道的情形。可有甚麼可瞧的哪』

### 第八十八章 清明祭掃

『偕們這幾天沒見。您怎麼這一臉的風霜啊』『您忘了。前兩天不是清明麼。按照中國的風俗。是要上墳祭掃的。昨天我上墳來着。因為城外頭的風高。又加上日頭一晒。所以今天顯着臉上黑了』『那麼到清明的時候兒。人人兒都要上墳麼』『除了下等無知識的人。是都要上墳的』『哼。這也是報本的意思。若是不懂的上墳。大概差點兒罷』『那是一定的』『可是都用

甚麼東西哪』『這沒有一定。不過是窮富的問題就是了。有錢有勢力的人。到了清明的時候兒。是預先告訴看墳的。某日上墳。叫他預備一切應用的東西。趕到了這天整棹的祭席。打城裏頭挑下去。厨子也跟了去。燒紙跟金銀鏰子。買了一大包。攔在車上也拉下去。到了墳上。先在陽宅裏休息休息。然後在上祭廬頭。禮完之後。大家在那兒吃飯吃剩下的全賞給看墳的。次一點兒的就是雇一輛車。車篷子上捆着好些個金銀鏰子。車裏頭裝着紙。到墳上一燒一廬頭。也算盡了禮了。再次一點兒的。雇不起車。只好走着去。也買不起金銀鏰子。只得提溜着一捲兒紙。到了墳上一燒。也算盡了孝了』『那麼除去清明。還有上墳的日子沒有了』『還有七月十五。跟舊歷年終。七月十



五俗名叫做鬼節。除去上墳燒紙的風俗。各廟裏還有燒法船放燄口的事情。到了年底。人是都要過年了。所以家家也都燒紙。彷彿是也叫已死的人過年似的。還有一個十月一。送寒衣的規矩。每年到了十月。天一定是要冷了。人人兒都要穿棉衣裳的。所以有錢的人。糊些個紙衣裳一燒。沒有錢的人。買些紅綠紙一燒。就算給死鬼送了衣裳料兒去了。『啊。這個事情雖然也是迷信。可還是一種追遠的意思。跟世道人心大有關係。不能說這個舉動不對。明天若是好天兒。我到城外頭溜達溜達。參觀參觀這個上墳的禮節去』

### 第八十九章 植樹之成績

『自民國成立以來。把清明節改成植樹節。每年到了這天。各機關的人員。都要植樹。那天我掐着指頭算了算。民國已然十一年。植樹節已然過了十一回了。若按情形論一論。雖然不能有森林出現。也應當增添無數的樹木。這纔對哪。因為甚麼。到了植樹的地方兒。看一看。所有的樹木。還是沒有甚麼進步。這是甚麼緣故哪。』咳。您不明白民國的情形麼。向來是有名無實的。您要打算明白植樹的情形。您先得知道植樹的真像。每年到了植樹節。他們並不是實實在在的。提倡森林的事業。不過成了一種典禮就是了。到了清明。地方上有種樹的開支。植



樹的人員。有坐馬車的。有坐電車的。到了植樹的地方兒。叫人替他種一棵樹。就算完了禮節了。他們可以借着這個典禮。到城外頭逛一逛。進了城。有吃應時小賣兒的。有吃英法大菜的。這可全都算在植樹的開支裏頭。酒足飯飽。回家一睡大覺。或是打幾圈麻雀牌。就算完了事了。您若問一問他種樹的方法。地土的好歹。他是全然不知。所以每年所種的樹。種上就死。死了就扔。扔完了過年再種。您想想他們這個辦法。那那兒能有好成績哪？」

### 第九十章 醫生黑幕

『北京的大夫。是一天比一天的多。我真納悶兒。那兒有那麼些個瞧病的哪？』『現在不但大夫多。馬錢跟門脈錢。也是非常之貴。原先的門脈不過十二枚。普通馬錢不過九十六枚。鼎鼎大名的名醫。也不過四十八吊就是了。現在大夫的門脈。差不多都是四十枚。並且有四毛的。還有一元五毛的。出門的馬錢。動不動兒就好幾塊。稍微的有一點兒名氣的。就是十幾塊到二十塊不等。您說人若有了病。這還請的起大夫麼？』『誰說不是哪。所以現在的人就怕的瘟病。若是一得瘟病。就得家產盡絕。』『這是因爲甚麼哪？』『一得了利害點兒的瘟病。就得吃屎



角羚羊安宮牛黃丸。這些個藥都是很貴。再加上群藥。這一劑至少也得六七塊錢。若再加上馬錢。這不就是十幾塊錢了麼。像這樣的病。若是開個十天二十天的。您想想得多少錢哪。以中等人家而論。可不是得家產盡絕麼。『哎呀。了不得。這麼看起來。真得講點兒衛生。好防備這個家產盡絕的病啊。』『可還有一樣兒。大夫也是看門戶兒行事。比方說上等人家把他請了去。馬錢是十二塊。他若是開方子用幾毛錢的藥。怕的是人家說這個藥不治病。並且跟馬錢比一比也差的多。所以不能不拿貴藥嚇唬人。可恨的是這類的人家。他們也是信假不信真。在他們的意思。也是以爲藥越貴纔越能治病哪。』

第九十一章 續前

『若是下等人家兒把大夫請了去。央告央告他。也可以省點兒馬錢。貴藥也就可以不用了。大夫裏頭還有一種可惡的習氣。俗話叫作拉盪兒。』甚麼叫拉盪兒哪。『拉盪兒就是病很大不要緊。他可是不好好兒給你快治。本來兩盪就可以好了。他偏要來六盪。爲的是好多掙馬錢。』您所說的這就是內科罷。『是不错。』不是還有外科麼。『您若提起外科來。他們可是更損德了。』『怎麼。』『您若長一個疙疸。請外科來瞧。他能穀給您由壞往好裏治。也能給您由好往壞裏治。這沒有別的意思。也是爲的是拉盪兒多掙錢。還有一種毛病就是說給您配



藥。甚麼珍珠子多少了。麝香多少了。熊膽多少了。並且說僭們這是有交情。所以我纔費這個事。若是外人我還不管哪。可是價錢大一點兒。不得不跟您商量。得病的人心裏是盼着痊愈快好了。那一定是百依百隨。簡直的說罷。這就算是叫他給敲上了。三十元五十元他立時拿走。後天就給您拿藥來。其實把這點藥。連一塊錢都不值。您說他這種的舉動。若按着新刑律說。一說這不是詐財麼。『那麼內科的大夫有給人配藥的沒有。』『怎麼沒有。比方男子女子得了虛弱病。他也是張羅着給您配藥。他若是給您開個方子。叫僭們自己上藥舖配去。那沒有毛病。他若說他給您配了拿來。那也是有心要坑人了。』『難道說內外科都有這個毛病麼。』『那不能。也是分品行好歹就

是了。可是品行壞的大夫。他雖然是有心要冤人家的錢。他也看家家兒行事。』『啊是了。』

## 第九十二章 續前

『我昨天所說的大夫訛人。他們這種的行爲。雖然不穀人格兒。還算是能把人家的病給治好了啊。』『怎麼着還有拿錢治不好的麼。』『哼哼。豈但治不好。哪簡直的還有給治死的哪。』

這可是新鮮。我想是萬沒有的事。『您若不信。現在就有個証據。外交部的總務科科長。崇茂竹的兒子。去年八月得的是瘟疹的病。請太夫一瞧。他說是傷寒。開方子抓藥。趕到把藥吃下去了。人可就鬧起來了。于是又趕緊的請了一個大夫來了。』



據這個大夫說了。不得。治錯了。得的病原是瘟疹。他這是按着傷寒治的。所以病是越來越利害了。後來崇茂竹的這位少爺就這麼死了。像這樣的事情。在前些年也是有的。不過是中國人。對於這類的事情聽慣了。所以也不大注意了。『那麼不會跟他起訴麼？』起訴固然是正當的事情。差不多的人。都不願意因為這個事情打官司。所以起訴的是極少了。倒有帶着好些個人。上大夫家裏。碰他的匾。摔他的東西的。『啊這實在是中國的特色了。若依我想。由這兒往後這樣兒的事情。應當沒有了纔對。』『怎麼？』『現在警察廳。不是有考醫生的章程麼。大概是。不經警察廳許可。他是不能出馬了。』『這個事情。您更要提了。在您的意思。是想着考準了的醫生。一定是有學問了。』

決不能給人治錯了病了。您那兒知道。這裏頭的毛病也是極大。有能耐的大夫不怕考。沒能耐的大夫他會運動。所以也能一樣的出馬掙錢。警察廳衛生處專管這個事情。您若有朋友請您打聽打聽就明白了。』

### 第九十三章 今日之醫院

『前幾天僭們談起醫生黑幕。足見得北京的大夫是一天比一天的多了。可是現在的西醫。也是一天比一天的發達。並且還能設很體面的醫院。我更納悶兒。那兒有那麼些人去養病去哪？』『哦。您今天提起醫院來。那更是不得了了。若比起中國大夫來。他們更是可惡的很。』『怎麼？』『大夫裏頭的黑幕。不過』



是說人家幾個錢就是了。現在醫院的黑幕是鬧出吃喝嫖賭抽大煙來了。『您說的太懸虛罷。』這有甚麼懸虛的。您聽我說呀。這幾年以來中國人多有開醫院的。好的自然是不少。不好的也是真多。今天僭們就竟說吃喝嫖賭的醫院。這種的醫院他的營業不是看病。他所蓋的病房簡直的就是煙館。黑籍的朋友是很多很多。各部的部員散了衙門也可以上這兒來打打牌抽兩口福壽膏研究個提神丸了種子丹了壯陽丸了。所以那種富貴閒人差不多的都要時常住院。並不是爲治病爲的是消遣消遣。巡警也不容易知道較比起家裏來。又省事又自由又保險。您說有多麼好啊。廚子的杓口兒也不錯。應時小賣兒全都有。『吃喝賭抽都有了嫖在那兒哪。』您別忙啊。

等我說呀。這種醫院的看護婦簡直的就跟妓女一樣。您跟常住醫院的人打聽打聽他們都知道某某醫院的看護婦那個好那個不好。您想乾乾淨淨兒的屋子漂漂亮亮的人兒。再吃點兒保腎固精丸這麼一養病有多麼好啊。『哎呀。我總想着有點兒懸虛。』不必抬槓。您先打聽打聽去僭們再說。』

### 第九十四章 京綏道上日記

『我這些日子。老沒見您了。您又上那兒去了。』我因爲得了一張綏遠遊覽券。所以我前幾天上綏遠城去了一盪。『啊。您倒是個造化人兒。今兒上這兒明兒上那兒。倒很不悶的慌啊。』『您別那麼說。我倒想作事哪。誰都不要我。我只好糟蹋糧食。』



耗費光陰。成一個造糞機器就是了。』您這話太謙了。您倒是閒得起。所以纔有這種眼福。我倒想着逛哪。可是又逛不了。因爲指着身子吃飯。身子要打算閒一閒兒。牙可就支起來了。那兒能比的起您那個逍遙自在哪。您想想您今年先逛八大處。又逛戒壇寺跟潭柘寺。將回京不幾天兒。您又溜達到綏遠去了。您叫我瞧着。這不是太饒的慌了麼。』您先不用饒。咱們還是照上回一樣。我把京綏路上所閱歷過的情形跟您說一說。也就算是跟您逛了一樣了。』那也好罷。就請您大概說一說罷。』好好。我得了京綏遊覽券以後。我那天早晨。要上東車站坐環城車上西直門。沒想到我到了東車站。環城車已然開了。我只好改坐洋車。上京綏站去了。到了京綏站。已然八點多鐘。

上了專車。碰見許多熟人兒。不大的工夫兒。車慢慢兒的向西北上開了。我在車上沒有事。就看京綏建設紀畧。交通部偉人的像片是全印在上頭。可是沒有詹天佑遺像。實在是一件不對的事情。因爲京綏鐵路是詹天佑創設的。如今大功告成。因爲甚麼不把詹工師的遺像印在這個紀畧裏頭哪。到了晌午。火車已然開到了南口了。這就要上山了。把全列火車分作兩段。用火車頭在後頭推着。纔能平安無事。因爲這個地方兒。每三十尺就要高起一尺來。所以不能不用這種特別的法子啊。』



## 第九十五章 續 前

『將要到了居庸關的時候兒。山是一道挨着一道。一連過了四個山洞。看一看工程實在是難得很。想一想當年詹天佑工程師。在這個地方兒。費了苦心是不少了。再往前走。簡直的是山套山。看不見一點兒的平地。一路的风景。跟別處是不大相同的。那種的雄壯的樣兒。也真能叫人驚心悅目。午後走過懷來縣。看見城牆全在山上。可見這個地方兒。是很荒寒的了。又走過宣化府。沿路的大麥很多。都透出一種深黃的顏色來。也是很好看的。三點鐘到了張家口。火車停十分鐘。我們下車溜達溜達。走到鐵橋上往遠裏看一看。就看見高山峻嶺。忽高忽

低。真是一眼望不到邊。這裏是西北一個有名的地方。所以商務是很發達的。可惜火車停的工夫太小。我們不能到各處去逛逛。實在是一個缺點。一過張家口。就到了塞外了。走到郭磊莊。柴溝堡一帶。從斜陽裏頭。看見了高山流水。雖然是荒涼的樣兒。可也有一種自然的妙處。也頗有可觀。慢慢兒的太陽落到山背後頭去了。火車裏的電燈是亮起來了。甚麼風景也都看不見了。我們暫且到飯車上。去吃晚飯。趕吃完了晚飯。大家說笑一回。全都睡覺。預備明天好逛綏遠去了。第二天早六點半鐘。我們都已經起來了。火車已然走過陶卜齊白塔各地方兒。離綏遠城。只有三十里路了。七點四十一分。到了綏遠車站。下了火車。同着朋友。打算先到歸化城去逛一回。車站離歸化



城跟綏遠城都不很遠。騾子車是已經叫人都雇完了。只好走着去罷。這時候兒的天氣較比北京冷的多。恰巧是晴天。所以還好一點兒。據本地土人說。山風一颳下來立刻就封河。那纔算是真冷哪。』

第九十六章 續 前

我們到了歸化城雇了兩輛騾子車。大家分着坐。我知道這個地方兒。有個大招。大招裏有個市場。所以我們一直的往大招那個地方兒去。走過的街市都是土房多。瓦房是實在是很少。街上雖然也有理髮館。可是帶辮子的還佔多數兒。女子用黑紗包頭。一雙小脚兒。看來不過三寸。這種樣兒跟陝西差不

多。大概西北的地方兒都是這麼樣罷。到了大招。原來是一個古廟。寫着是古無量寺。廟外頭擺着好些個攤子。廟門是鎖着。我了一個喇嘛。叫他帶着去逛逛。這他纔開開廟門。把我們讓進去。到了大殿一看。是跟雍和宮差不多。康熙皇帝也來燒過香。所以供着有康熙帝的神位。我問喇嘛。九邊第一泉在那兒。他說在廟外頭。我問他怎麼叫第一泉。他說原先康熙皇帝來在這個地於兒。馬渴了。沒有水喝。忽然平地流出水來。所以由那兒起就叫九邊第一泉了。這坐廟蒙古人管他叫依克招。原先住着喇嘛有好幾千人。現在是敗落了。本來還要到小招去逛逛。可是大招不過如此。小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的朋友。有買毡子的。有買皮子的。價錢比北京便宜一點兒。東西也不見



得怎麼好。走在熱鬧街兒上。也有洋貨鋪。南貨鋪。並且也有很講究的飯館子。我們于是乎走進一家很講究的飯店吃飯。口味雖然沒有北京好。可還吃得。這個地方兒雖然寒冷。還能看見西瓜。並且還是很多。可是我們是不敢吃的。吃完了飯。出了飯店。又走在街上。隨便溜達。不知不覺的到了平康里了。噯呀。原來寫的是公娼總寓。我們跑到第一家甚麼班。那些可憐的姑娘們。有起來的。也有梳頭的。還有沒起來的。」

## 第九十七章 續 前

「班子裏的豫備。也是應有儘有。只是光線太少。屋子黑暗異常。實在是不講衛生的很。往床上一看。叫人最驚訝的是鴉片煙的傢伙。細一打聽。原來歸化綏遠兩城。都是鴉片煙出產的地方兒。城外的荒地。差不多都種鴉片煙。地方官是沒法子管的。于是煙禁二字也就無形取消了。班子裏居然可以公開。妓女們差不多都有煙癮。來往的客人。却也抽他兩口解解悶兒。煙還是很便宜。一塊錢一兩。您說這件事情糟不糟。除了鴉片煙外。還有一種可怕的就是煙捲兒。我們在飯店吃飯的時候兒。夥計拿上一盒兒三砲台的煙捲兒來。我們想不到這種荒



寒的地方兒。會有這樣上等香煙。誰知道到了平康里一看。紙煙的種類跟北京也差不多了。歸綏兩城鴉片本就開的很利害。再加煙捲兒這麼一幫忙兒。那害處不更多了麼。出了平康里。我們要調查調查戲的情況。趕到了大西舞台一看。還是關着門兒。原來白天沒戲。晚上纔有哪。我們怕悞了火車鐘點。所以趕緊往回裏走了。我坐在車上。就跟車夫說閑話兒。我問他北邊的大山叫甚麼。他說叫大青山。蒙古人往往騎着馬由山後頭過這邊兒來。到了正月有很多的蒙古男女來到歸化城裏跳舞唱歌。真是非常的熱鬧。他說我看你們今天是很忙的。若是不忙。我可以帶你們看看昭君墓。最奇怪的是。別處的草都是黃的。照君墓的草是青的。所以叫青塚了。車夫又說了些

散言碎語。不知不覺的已然到了車站了。可是離開車還有一點多鐘的工夫兒。于是乎我們是又坐上驟車。上了綏遠城了。

## 第九十八章 續前

『進了綏遠城(又稱新城)就是都統公署。跟滿漢人的住家。鋪子是極少極少。所以是一點兒也不熱鬧。簡直的說罷。沒有甚麼可逛的。我們走到了都統公署。大門外的衛隊是很多。我們要去拜望新任都統馬福祥。于是乎。拿出名片來。交給傳達處。便有一個軍官出來。問我們從那裏來的。有甚麼事。我們說是從北京到此遊覽。特來拜會都統。原沒甚麼要緊的事。那軍官又去回報。我們這時在大門外裏頭等着。看見一輛汽車一輛



馬車並排的停着。想必是都統用的了。又等了一會兒的工夫兒。那個軍官已然恭恭敬敬的走出來。說了一聲請。我們便一同進去。馬都統便下階相迎。進了客廳。已然有好些個報界的朋友。在那裏吃飯。馬都統請我們一齊在下吃。我們回說已經吃過。便引到一間小客廳去談話。馬都統今年四十六歲。身量高大。相貌魁偉。八字兒黑鬍子。顯出一個回族的氣概。談了一回。告辭出來。階下隊兵。一齊舉槍致敬。出了衙門。趕回火車站。離開車還有十幾分鐘了。有兩三個蒙古婦人來看熱鬧兒。看他們樣子。彷彿是不明白我們是幹甚麼的。在車上坐下。剛談了幾句話。車已經開了。離開綏遠城又往北京來了。到了下午六點鐘。我們上飯車去吃飯。吃完飯回到自己的臥車。說笑了

一回。還沒到一站哪。可是火車忽然停止。車上的人彼此傳說說前面一列專車出了亂子。大家全都害怕的了不得。我們下了火車要打聽打聽怎麼回事。於是乎順着鐵道往前走。這時已八點半鐘。四野漆黑。甚麼也看不見。冷風吹到袖子裏來。是很難受的。走着走着看見前面有許多人。點着燈籠。談論此事。說是前面的專車撞了客車。客車死傷的人不少。今天晚上專車只好都退回福生莊。等着明天把鐵道修理好了。纔能走哪」



## 第九十九章 續 前

『我們聽見火車。又要開回福生莊去。趕快的回來上車。不多一會兒。火車果然慢慢兒的往回走了。這個福生莊是個荒僻的地方兒。時常鬧蒙匪。所以火車上都有巡警站崗。我們這時候的心裏頭。是又怕蒙匪。又惦記着前邊兒車上的朋友。又加上大家一講究。甚麼傷了多少人了。死了多少人了。又甚麼客人的腦袋。叫火車給軋掉了。您聽罷在沒睡覺的以前所談的。都是這回事情。更是鬧的人心惶惶了。第三天早六點鐘我們就起來了。火車仍舊停在福生莊。我下車到站上。看見那邊兒也停着一列專車。就是撞了客車的那列專車。正要想過去看

看朋友。恰好有一個朋友。由那邊兒過來。我趕緊的問他怎麼樣。他說專車不過受了點兒虛驚。被撞的客車。可是傷的人不少。被撞的原因是因爲客車的後頭。沒有提燈。專車看不見。所以纔鬧了這麼一個大亂子。我跟火車上的人打聽。今天能開車不能。他們說今天上午是不行的了。下午或者可以罷。我們趁着這個機會又到野地裏溜達。福生莊是個很荒僻的地方兒。四面都是山。山底下有一道小河兒。河旁邊有幾個村莊兒。遠遠一看。倒是很有意思。這時天氣陰晴不定。四面山上都籠罩着好些個雲氣。彷彿是要下雨似的。可是歸綏地方兒的天氣是很爽快的。說下雨就下雨。說天晴就天晴。所以不大工夫兒。就下起雨來了。我趕緊跑到被撞的火車上去避雨。沒想到



剛到十分鐘的時候兒。天又晴了。回到福生莊。吃完了午飯。稍微的休息休息。又在野地裏逛了一回。直到四點半鐘。前列的專車這纔開了。』

第一百章 續 前

『大家看見前列火車開了。全都透着高興。因為有回北京的希望了。又等了半點鐘。我們坐的火車也開了。走過撞車的地方兒。那個零一號的客車。還在鐵道底下。翻着個兒攪着哪。大家看了看。全都害怕的了不得。到了下午七點鐘。又上飯車去吃晚飯。十點鐘復入夢鄉。到了第四天清早剛起來。已然到了張家口。火車停了。我們又下了火車。到站上去溜達。作小買賣

兒的。是非常之多。我們買了些個果子。跟平常的點心。又買了幾份報。爲的事在車上解悶兒。一會兒的工夫。火車又開了。一路的高山流水。真是好看的很。若是個個兒的比較比較。下花園跟鷄鳴山的景緻兒。那更算是出色的了。到了晌午。過了青龍橋山洞。那山洞的上面。就是有名的八大嶺。可惜我們不能上去逛逛。心裏實在是有點兒不盡興。那只好等着再來罷。又往前走。一連過了三堡彈琴峽。居庸關各地方兒。風景都是很不錯的。彈琴峽山洞的外頭。有一個亭子。直立在山半腰裏。又有一道小河兒。從樹林子裏跟亂石頭當間兒穿出來。更覺着有點兒幽雅了。我們坐在火車裏。兩隻眼睛。簡直的不暇使的。瞧了這邊兒。又捨不得那邊兒。瞧了那邊兒。又怕丟了這邊兒。



一到南口。這纔算是跟山水脫離關係了。兩點鐘到了西直門。下了火車。我這纔一直的回家了。『嚟呀。您這盪算是逛穀了罷。可惜我沒有這樣兒的幸福。實在是個大缺點呀。您這回塞北逛完了。還打算怎麼樣哪。』我還要上西湖去遊歷遊歷。順便到上海住一住。大約陽歷新年可以回來罷。』

### 北京風俗問答（終）

大正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印刷  
大正十三年九月廿五日發行

北京風俗問答

定價壹圓五拾錢

著者 加藤 鎌三郎

東京市日本橋區數寄屋町

發行者 濱井 松之助

東京市神田區西小川町二丁目

印刷者 青木 音吉

東京市日本橋區數寄屋町一番地

大阪屋號書店

振替東京一三七五番  
電話大手三七三七番

不許複製



發兌



加藤鎌三郎著

新々支那語會話

定價金九拾五錢  
送料金六錢

岡本正文  
橋川 浚 共著

支那書翰文初步

定價金貳圓  
書留送料十五錢

本間良平著

支那人日用日華會話入門

定價金七拾錢  
送料金六錢

富山誠一著

記憶するに易く  
實用に適する  
日滿會話

定價金五拾錢  
送料金四錢







終